養吾齋集

九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養吾齋集卷十九　　元　劉將孫　撰

記五

晚香堂記

攸州之故家雅士稱李君昭叔文獻篤守子孫競異華髮雅容谷賁客觴詠共為畫稿名堂曰晚香而其盧陵之舊客請予記之予曰君亦知之乎是香也有鉅貴人之所不得而華其晚也秋芳于草野外寒根枯槁之所顧

懷風霜之所偃蹇當淵明柴桑栗里間誦停雲感時雨平路伊阻駕言懷人豈六合之不寛吾誰與玩此芳草其所謂感嘗於泬寥而周遭於遅暮者亦會無所可為而徘徊以此若魏公之功銘彛鼎勒聲詩播金石夸畫錦乃獨於茲香自以為甚愛而不能忘者焉此其意端可識矣士大夫出身用世極其聰明强力砥礪磨淬盡分寸自見冐風埃忘饑渇花間酒下寧無興者顧意有在而人事之參差宦途之巇嶮灰心恐事霜鬢蚤衰幸

而全名大節歸休林壑仰今俯昔逍遥永日而年歲之
不吾與如流水之不復東顧念蕭條有感懷者矣人以
魏公之詩為相業美談予獨味其詞情嗒然興寄香何
心於予晚而晚乃得與於此香愛之深乃感之之切
也非耶若君之茲堂有山林之平生以寄其傲有春秋
之暇日以閱其變楚鄉湘畹藝之擷之坐念昔人所為
彷徨於夕露欣悲於尊酒其興於變衰之故豈不與吾
世同而棟宇之安賓燕之適撫茲芳其未艾森玉樹兮

芝蘭所謂不同其憂同其樂其真有足玩乎此也古今功名人物風流興致無不有所託以為晚而晚豈易遇哉謝安石東山海道欲一日遂其志不可得荆公暮年栽花種樹顧前事悠然於心亦不能以無所憾斯魏公之所為愛者亦自幸其無媿於此香也孰非晚也花時以秋為晚人事以老為晚若夫通千載為旦暮則晚未央也一歲之香有時而來世之芳無已彼花也亦惟特立於三時而有以待於歲寒儻為之質者皆如此花則

其香者以歳年而復以世也吾聞李氏之子孫多秀而文記君晩香既以君之所得於此香者有過於昔賢以頌君晩復以香之引而長者望之方來使稱李氏者曰斯晩香堂之子孫也不更香耶

存耕堂記

茶陵彭嗣翁本吾吉安人也繇祖融教官歸居茶陵於是三世矣日者來見粹然無圭角浮露望而知其自勉於為善人君子者也以堂名存耕請記是可以稱存矣

近年取方寸語為號若扁者往往而是雖談笑相與語無不以是為勸且戒要亦人情所近誰不為子孫顧之者雖然亦未有悟者也凡局於世故塞於人事無不以是自解而力之所不及勢之所無奈何無不以是自幸及事過而忽忘者有矣一旦得意而不復念者有矣以是為小且不足計而吾他多為厚足以遺之者有矣人之為善誰不如我雖復天性與小人近亦寧無一念之近於厚當其汨没勢利為身謀者皆所以為子孫地即

其經營變化亦無不自以為其能及此而彼之所積若負於造物而吾有以得此於天者槩以其智有所不盡用利有所不極取吾之所存仰不愧俯不怍愛子弄孫政復何憂而後人食吾之舊德者未有已也人生志意各欲自慰席已成者用之如不既力自致者得之又恨晚撫今懷昔顧後悲前方悼往者之無所益而慨來者之廡有瘳則其所謂不爭不校以為厚者乃其蓄而無所於泄而隱然者有過於擴臂者矣及其所以為圖存

者從可知也同是田也有禮以鋤之者義以耨之者仁以培之者亦有勇以吞之力以圖之智以守之者而此之迂者見利遠彼之捷者得便多淵明不肯仕宦不事生業然兒輩饑寒之憊柴水之勞歲晚言之不忘於心而韓子束書三十年之所成猶不無德色於妻子此皆賢達且不能不以之興懷豈非人情所繫哉天地間物理常相待而造化之報也報其人之天令之有餘者未有非前人之所不足者也惟其有所不足者存於前是

以留其有餘者遺於後儻當其有餘常若不足則方來
者每有餘也而或者惟見其不足也所不足者又有在
也若是則存焉者寡矣嗚呼予言非謂不能存者也而
存之道有不言而喻者矣天不與吾爭時地不與吾爭
利寸吾寸也尺吾尺也春耕而秋穫吾視風雨寒暑常
不給於赴吾之用吾幸而有可用吾力者不此之竭而
又何圖四民各一業無業者謂之無恒之民燕晉之棗
栗岷蜀之蹲鴟要不可以易五穀登枝逐末歳也奚尤

嗟乎此耕說也彭君既存所存以待之矣使君之後皆以是為志則亦存之道也故以是為斯堂記融教字文伯淳祐丁未自大學以春秋魁别後没於官遠不能歸葬茶陵嗣翁以儒飾吏頗以廉稱湖湘間

中和堂記

中和者天地間之元氣也陰陽以調寒暑以正四時以化萬物以生人得之以為人聖賢充之以為學問措之以為事業雖洪纖高下精微廣大其極至於不可知而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日由之而與之俱化盛哉以言乎宇宙之情則備矣而知者鮮矣今夫熙然而春也人知其為春而已不知其所以春者也春者陽之中也亢則夏溢則秋降則冬然就其時言之流風麗日山明川媚未及則陰曀之來往小過則煙霧之橫斜即其夏其秋亦必有夜旦之間適其宜者焉即四序為冬雪霜中之而寒燠之節亦必有不改其度者焉此所謂中也中在此則和在此矣和者所以生殖長養成就而收藏者也

故百昌之芳有不專於三春而一氣之清猶足以傲於歲寒中者所以為和和而天地萬物之理不可以復加矣人生一天地也吾身立而子孫著焉兄弟並焉條分彙列而莫不各遂其生焉近來遠說而莫不各盡其心焉非中和何以哉人身一天地也呼吸運動既與元氣者相表裏充周流動猶有以補造化之所不及燥濕之推移不足以動素定之體流峙之變化不能有加於保合之用非中和何以哉天下之大本達道如此而其端

其究不過家庭之間日用之常人情之不能無物理之所必至者内而父子兄弟長幼之各盡其分外而酬酢出入泛應曲當之各中其節横而充之乃彌綸之用至此中和一理非二物而道常並行中未有不和和又必致其極吾以元氣體之豈不油油然如鳶天魚淵意哉虎溪之上蕭德高之堂以中和名謁記於予乃以是記之德高昆弟並興至子姪競爽光於前人枝茂根蕃雍容輯睦方來未艾則所以名斯堂者蓋有得於其意矣

抑斯義大前修固云家有家之中和在充之而已中無定體隨事有中和無止法隨時有和致中和者推而極之之謂致吾為一家一堂言之則積即致也有此積則無不可推中錫福和致祥福如其事事稱其心有必至者則凡居斯堂也仰斯顔也其必有以自勉而自廣乎哉

見心堂記

天地之所異於人者無形體之累也而奚獨有心人心

之不同所謂不可知者也人者如不可知而天地者乃可見然則非也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故指其可見者以啓後之人夫豈獨見其心而已其隱其賾深極而幾研其至也與之同流故曰乾者天之性情也情性猶可識而况心乎天地之心一言而可以盡者生意也然生意者不在於春而在於冬聖賢之所謂見之者不以泰而以復復之所以為心者以雷不以乾而復之為雷者又潛於地而未升於天吾嘗求是心於陰陽升降之間

而知天地之不得已者往往而如人也造化莫大於陰陽而陰陽之極為水旱水旱之亢若恒所以變動而開闔之者莫神於雷而其事亦勤且苦矣夫水陰極也方時茫茫而濛濛者六合而一雲其蘇蘇隱隱亦欲披重霾而舒陽采然沈冥之氣隔而在下者逾積則或不能以出日而適以增雨夫旱陽亢也如惔如焚片雲者興焉或陰不足以敵火霹靂之所回旋常五合六聚垂垂欲澍而一離一散卒不能為霡霂之潤當其驅風走電

傾河倒海之不足而寂然悄然亦若無可奈何而聽之
若數蓋天地之心於是而可感而復之道亦若是矣閉
塞之不得不然陰陽循環之不可以已猶水旱之不能
以遽平也天地豈欲以陰陽為人間沴哉直一氣之積
偏勝者有所不免而入於過及其過也天地之力不能
使之回而雷未嘗不經營是間此所謂心也復之為道
非失而後為得無而後為有也特一往一來一消一長
之間於其動而悟其本然者焉此所謂心也古今運數

之推移治亂之反覆仁人志士之所為驅馳展轉聖賢憂患之所為不改其操亦以待於茫茫俟百世而不惑者皆有見於此也微此心亦且無以為此世豈獨雷也哉吉文劉見心篤厚學者也天地陰陽之理無不講風霆志氣之妙無不通於虛舟羅公為師友潛心合道出天入神以見心名堂四方歸之者如虛舟吾嘗連日夜與處靜愿而不炫沉深而純守即其脩於身養於中有以為之本矣是堂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許之記

而未及作也間以屬我抑君之所見君所自知也猶不可以言傳予也敢與之哉予言特得其所可見者而已於其不可見而見者亦不能得於言也昔康節伊川談雷之起而曰起處起人皆以斯言已得其微予獨疑此語也如有所不及竟也知天地之心之所起則知雷之所起矣而復者見其心處也又非其所以起也君既深於其理而知其情狀矣必見其所以起者尚願從君於斯堂之上而講之也君名朝瑞字祥叟世家吉文之江

口云大德十年丙午下元壬子

可懶堂記

山間劉君園林擇勝亭榭環清揆名寓興奇秀不凡聞其題顔灑然超詣中為新堂扁之可懶時賢詩客誦詠交極客或以語予曰以山間之才之年之時斯文斯世如有待也而可懶乎哉予曰不然人不可以無此意也古今名賢風致樹之千載雖功名震世而使人想望如不可及往往皆以此意得之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

遊孔明蕭然成都桑田之念王茂宏角巾烏衣之懷謝
安石東山高蹈之志李鄴侯白衣山人初意淺淡誠急
流勇退終以富貴埶維爵禄終始何能一日遂其逍遥
之樂而當時異世莫不聳敬特以其與於人事也如不
得已而欲遺其身於物外者不可謂無其意也不可懶
者其責無所遯而可懶者其志未始忘彼弘式之牧豕
光禹之妾婦廣戎之糞土其位豈不與諸賢同而其名
醜而謗長者徒以未嘗一日有此意而已人生情性雖

各不同亦必各有所好或好於勢利或好於嗜欲充其所好雖欲懶不可得也雞鳴而起晝夜僕僕以至夢猶化為役夫蓋終其身不克拔以及於悼悔蹉跌淒其晚悟或欲聞鶴唳不可得使其蚤有一念之及於懶亦安至此人欲不懶若是者又可願之耶世間惟學問不可懶而非有懶趣者亦不能以遂其學問之功何則志有所分於彼則力不得以盡之此也掩關永晝約束俗塵黄卷陳編細論新益非懶之效不至是然風日佳時花

草芳處舉觴屬客前倡後酬較遲速一笑或將畫倦奕事忘情較一着覆殘局至杯行忘接待食屢煖是間樂意不能以無此等則謂之懶得乎曰所謂可懶者政復在此若予者徒能知其趣而不能遂其意者也因是堂之名竊美且喜以是為堂記山間詩詞有卓然語多清事雅興於名堂也可以觀其人焉

明明齋記

茶陵陳汲作齋汲古堂後扁之曰明明齋寄聲來閩其

為我記之先君子須溪先生固嘗記君汲古君於講貫密矣其明也明矣猶有待於予言也耶抑斯義也有一言而可以盡有千萬言畢精竭智而不得於辨一言而可以盡者明明德是也吾儒之說也有千萬言而不能得於辨者佛氏之所謂明也彼其指明以示人者未嘗不與吾儒同而欲明其所以明者由明分暗由暗分塞見聞覺知種種成礙汗漫奇詭經論充棟而卒不得其指歸吾夫子一語曰在明明德四字而止始知擇精而

守約者固如此也明者自明也本然者無不明也自然者無非明也明德者本心之天也明明德者但明之而已無不明也大學之教如親民如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致力之道無所不用其極而於明德特曰明明而已豈顧於此不用力哉蓋欲用其力而不可得也他氏之説乃抽絲析縷以索之則愈惑而已矣夫粲然於天地之間者明也一舉目而見矣明孰如天然陰陽之變何限其雜至於雲烟杳靄千態萬狀其晦者固所以掩之

其光采發耀要亦適以滓其清也然其體湛然非必假於風霆之汛掃河漢之倒洗而復得其蒼蒼之正色日之行於天也亦然風雨昏之霧氣匿之薄蝕間之而皆不足以增損之也唯一隙以為光者可得而漏亦可得而障爝火以為照者可得而起亦可得而息無他本無其體而有待於物也明明者如夢之覺也方其夢也不動於耳目而已矣耳目自若也夢無不覺覺而知覺運動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明明者如坐之起也方其坐也無

所事乎手足也已而起起而信縮往來有不自知其所為者矣虛靈知覺者天命之謂性而人得之為心應事接物者心所以為神而性所以為用性吾性也心吾心也非失而復得也非去而復還也不求以明之是知垢而不以濯也心有所資以求其明是懷寶而外索也是明者在物而不在我也明明者明之而明無加於本然者也本然者已爾雖欲竭吾力以脩之治之而亦不可得而加也即充其明德以至於為聖為賢而皆其固有

也譬之毛嬙之美也施朱加白增分減寸有無所用其巧者矣今是齋也息而古學游而客談仰而瞭然俯而廓然證之而本心貫之而經傳參之而物理無所往而非此明也靜而養之擴而充之出而兹齋之外也事異宜物異趣道異觀喜怒哀樂異情剛柔緩急異施適能使是心如兹齋參前倚衡者適能使是心如醻應未發之前者則明明德於天下者不過於此矣予舉字義為君言之若是先君子每稱汲古善學其然不然乎夫子

也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勤窩記

譚履常以勤窩請記曰譚之著於雲陽者遠矣徃巽齋巳酉貢於鄉曾大父丁卯繼魁漕鄉之文風相觀而盛視國老老人之初基有光焉徃巽齋建樓江上曰臨清慨然宗黨子弟孰不願其賢顧力不給矧暇擇師哉乃作堂樓側曰義方買田蓄書聘碩師使族後進願學者有所歸東脩飲食一不以煩之蛟峯方尚書書其扁齋

志弗集大父南山每携過臨江舊址舉先志三太息曰昔人望之宗族者猶若此已乃作書舍於居右俾讀書其間教以先世興立之艱難謂吾所望惟汝可不勤哉受言不敢忘遂以名窻宣慰趙太初公為書之是窻雖讀書處而國老以來十數世以及巽齋由巽齋而詩書之傳及於我乃老人大父之志不可以不存也願記玆窻使一言而朝夕觀省焉亦不負於前人且以朂子孫予聞履常盛年清才有志於斯文贄予書楚楚其師尹

微峯吾先子之與也觀於所立勤之効可睹已尚何言
吾嘗讀書開卷有得如追亡捕逐惟恐弗及又惟恐其
盡少選奥然莫逆於心欣然而快玩之而不忍舍不知
饑渴之累而駒陰之速也又嘗作文紛綸營度蓋膏繼
焚燭屢跋而意之所使樂而忘疲晨雞已鳴而亦未始
倦也旁觀者以我為勤而我不自知也因以為斯窻記
曰勤以心不以力勤以趣不以事宰予之晝子貢之息
競於力者也陶士行之運甓卞望之庾季堅矯風流而

理煩碎勞於事者也運於心者自強而不息涵千古而撫六合適於趣者天機之神遇學習說而朋來樂知其味者勤固有所不能已也雖然此猶學問閒意也古人正心誠意必達之修身齊家又推之而治國平天下後之學者所謂勤者不過朝吟過午夜諷及卯而以為勤也士生斯世孰非事者身之修者格物致知之效家之齊者治國平天下之規也履常既知勤矣又常志於體立而用行者則斯窻之下不為徒用其力而先世之所

望者端有在矣

寶熙齋記

予往歲巳巳於昭文翅館得熙明殿新賜墨二笏蓋古心江文忠公拜左相正謝宣賜也藏之四十年以遺予壻曾以立嘗為長歌載其事會以立求硯於我家有大歙石背刻緝熙殿詩字中上品陂陀圍可五尺許得之楊中齋左丞所中齋穆陵朝副車也爰以此硯予之以立得是二美作室以庋求所以名者且請記予以米元

章寶晉齋例名之以寶熙蓋穆陵書殿號緝熙紹陵繼緝熙為熙明自乙酉訖甲戌二熙始終之前是未有也元章京口之園以一硯易之稱研山園所藏晉帖故齋名寶晉後來刻米帖亦以寶晉冠之此風流嘉話也爰記寶熙曰往者不可及已古之人愛其人猶封殖其木以無忘角弓賢者之文獻徘徊而懷思者且爾況兩朝文治之盛哉東坡銘龍尾黼硯謂是章聖之所嘗御以賜外戚而坡得之以遺蒲傳正其辭以為雲蒸霧滃祥

符之澤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後山賦晁無斁李壂謂是睿思之餘熙寧之故物證以潘谷之再拜秦少游得之王四學士之為余以為明窻淨几風和日暖萬斛之愁才八斗耳彼龍尾之鯆非若玉堂之大也又非有緝熙之識也又非有字號之品目也半丸之囊非若盤龍之雙笏也又非待奇識之識奇也又非不為文理而分伯仲之子侄也且其時天球河圖之藏無恙流落於人間者可得瑶琨砥礪之貢方來錫予之匪頒者可待也

橋山弓劔歲月逾邁故宮禾黍舊事無譚於斯時也黙
校研磨於雲漢為章之餘小試揮翰於明光先入之後
斯世斯文其有加於此寶者乎彼以一研易一園惟其
好而已四境之内其有若此者乎東南之美其有具是
者乎有其一者已夸矣其有兼兩者乎昔賢鋪張飛白
以為抱烏號之弓寶曲阜之履俱有所不若或藏名山
或流四方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
車之音夫以其時為斯言也宜若此茲硯茲墨流傳至

此不逾可寶矣乎緝熙熙明遠矣文不在茲乎嗚呼後來者不得與於斯也茲齋之可傳者在是矣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

元 劉將孫 撰

記六

明善堂記

四端五常生之謂性百行萬善充之謂道秉彝好懿尊德行而道問學豈獨希聖希賢稱善人而已乃所以自愛其身愛其身乃所以事其親也人孰不知愛其身哉有以外物為愛者有以欲利為愛者不知反身而誠天

之所以與者無不善致知而格物窮理而盡性萬物皆備於我無入而不自得樂莫大焉人孰不知事其親哉有以致養為事者有以顯榮為事者不知誠身明善俯仰無愧而盡菽水之歡家庭肅睦而有不與天下之樂守身而身安悅親而親悅事孰大焉夫語事親而本之於誠身而本之於明善宜若不相似然者而古今才賢志士所以墮其身而危其親者往往以善為之而不知其害以納於敗然後知善之不明不獨學問之累莫切

於身莫切於親身不可得而保親不可得而安惟不明
善故至此豫章徐氏以明善名其堂其佳子弟為楚材
請記於予則其家傳之教所以揭此名者固有其本矣
嗟夫善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譬若大路然不能以無蹊
徑而蹊徑者必捷事有取疾而利速者頃焉之擇便以
為無害於大體而不明者在此矣明之不行也我知之
矣譬如飲酒然未嘗不惡㫖而亦以飲醇為可味非不
知剛制無憂而謂解憂之不可無是則不行者之害與

不明者相去幾希是亦不明耳為人父者不可以不之明也愛有惑而不見嚴有蔽而不聞為人子者不可以不之明也起敬而心不白懼慚而志愈違為人兄者不可以不之明也帥正者不通私情篤慈者若養於惡為人弟者不可以不之明也抗直者類於不讓和易者嫌於小狎以及遠之事君邇之取友私而齊家公而從政其間是非疑似之形善利跬步之境抑又何限然善非難知也明非不足也以學問為學問而不體之於身心

於是不能盡事物之情偽躬行為迂闊政學歧兩途擇非不精執非不固而知有未至故不達則不明智非不足以嚴操舍而守之不篤見非不足以辨得失而行之不力纏綿於因循而牽制於顧慮卒其後悔餘憾者皆在此故不剛則不明物格知至而後能達意誠心正而後能剛善明而知所止於善何獨誠身事親而已徐氏之善既著矣使其升斯堂也睹斯名也思夫天之所以予我而祖若父之所以望我者心體而身驗之抑何善

之不明予獨取人生家庭日用間意為斯堂記之特以感發其無涯之良心云爾而未暇精言之也

止善堂記

鈞臺張公一飛服勤戎幕升掾省闥周旋過江之役星霜馬上涉歷江湖以忠實沈毅受知元宰倚重留後幾務繁夥小大究懐如是者逮二十年每慨然王事之獨勞而偃息之未有涯也寧造物所命則然嘗以語平遠宣慰趙公平遠以止善名其堂且以寓優游之有其所

而志念之遂其樂也既繇潛水令遷長蘄府選佐七閩
宣慰以名堂之意俾予著之予復於公曰止善者大學
之極功而中庸之所自出也大學之道主於至善中庸
之無過不及者止之所也古今忠賢志士其事之善有
倍於古人而所以不逮於聖賢未免於議論者往往皆
過於中庸聖人之道至平至實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謂
愚夫愚婦皆可以與知與行而其極也聖人有所不能
盡非不能盡也知止於其所止無過不及則足矣然世

之論者常求其過也中庸無奇而流俗多好異此止之所以難言而中庸之所以鮮能也令語人以為聖為賢其事遠其言長若語人以為善誰不欲之善之道不可極隨其性之所近情之所鍾無節文以為之閑無中道以為之度觀過雖足以知仁制行不知其無節亦不得為盡美也止慈止孝止敬止信人生之常理人事之近情如是而為善行而不已如縣門庭而造閫奧升培塿而及九仞起足下而達萬里必然之理必至之勢夫是之

謂至而又何加焉後之言善者則異是矣君父之道勿論臣道止於敬如子產之事上夫子許之矣孟子之陳仁義自以為人莫如也敬不出於此矣或者乃必待如申生之無所逃而後謂之恭石慶之懼書馬而後為之謹則敬本不如是也子道止於孝閔子騫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曾子之養志孔孟皆以孝歸之矣或者乃必欲如卧冰而得鯉汲井而移江乃得謂之孝則孝有不必爾也南容之三復白圭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聖門之

言信亦如是而已而為尾生為白公為田光者每喜談而樂道之末已則信之理不自知其為可疑矣為善之志不可後而善之道各有其當為善之道不可盡而善之事必得其中不可止者吾心也止於其所止者亦不得而不止也中庸之言曰所求乎為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為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與大學之至善相為發揮於是而見曾思之同道夫常有未能之心則止有所不能止而何過之有哉有

餘不敢盡有不及不敢不勉拳拳乎得中而後止而至善無以踰是矣公好古博雅老成歷練遇事明敏論說有方其於為善若饑渴所至皆可紀雖用未酬其勞而諸子皆好學自立長者才望如其家君盛年已繼踐入荆省為名掾是堂之名將後人之興用之猶有餘裕且將與江漢並傳吾記之以俟方來云

後記

東漢李郃以隱德不仕前輩謂不饗之報在其子固古

令之興家也何不然哉嘗浩歎夫隱德之初未有非艱虞之日而窮約之秋惟其力不副於心事不行於勢乃回折於無可為之中嚅呴於苟可及之域人者有不可知而天者念之矣然推之而無可陳也感之而無所驗也蓋善人之善每如此故報之及也不能于其事于其身而常施于其人之天及其著也儻能思其先世植立之勤人事反復之故則其報也愈遠而其慶也方長若因其獲而以為已能侈其逢而謂人莫已若不知木之

方盛而根之已撥水之方漲而源之不繼若此者往往
而是也若張公之述是可謂世有其德矣張公不饗而
專遺其子孫令止善公由蘄水幕升佐宣帥子之掾湖
南者選掾于省去余君之述幾何年而新灼加焉後此
又可知矣余君縣俘為止善行軍所獲以屬對知其為
儒繇是登之上坐師禮之乃其素志不願得子女玉帛
願得一南士以教子並如其意令止善堦庭森然皆講
於詩禮恂恂無求多於人未艾者固在此即是一事其

所積有加于張公之隱德者幾倍張氏其可涯哉予既執筆書之復記其後如此

適安堂記

人情於所安者不能忘而安不可常得往辟兵離城居顧念戀戀孰非所素安故人飾華屋迎奉待還顧慨然不如故廬之為適閒清風明月思舊家竹樹雖清景有過之而不予適也一日戈矛迫之走暮夜穿荆棘心搖搖不自寧所過深窓柴門抖擻苟團欒相保意未嘗不

羨之及歸而得故處欣然安之有過于其舊也於是思
所謂惟適之安語古人類閱世而為斯言也吾等儻非
逢不意得蹔逸安知其味哉日西英以適安堂記請予
蓋悠然當日之意而為之記適非其所固有也而適亦
非常境常意孰不飲食也日用而相尋而適得其宜者
常終歲可數孰不安居也朝與夕相禪而適得其趣者
亦一往不常得足之於屨也熱之於濯也偶然而得之
偶然而忘之者多矣未有識其所以安也脫憂患而安

平可以為適矣寢驚而夢噩境固以為適矣而神未得
謂之安也惟安其安者無往而不適惟隨適而適者亦
無往而不安杜子美歷鐵硤石龕之餘視羌村猶如夢
浣溪花竹欣然樂之如故鄉過從鄰里比於少長杜曲
何所獨無芳草兮吾何懷乎故宇若此者亦不能不安
之也東坡當承平盛時三遷未已至往復渡海慨然有
乘桴之歎泛合浦下蒼梧他鄉清夜共方外蕭條賦詩
對月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若此者又不得而安之

者也今予與西英皆嘗偵偵於四達之衢而皇皇於一
葉之泛固無足以為安者彼山居雲角柵險鳥道者自
以為莫予勝也今其存者有幾蒼廬螘附形勢兔狡自
以為無與奪也今其效竟何若則斯堂也雖不得遂其
初志而在枌榆相望苟無遐遠偶得安居子孫少長吾
伊歲晚坐念昔人漂搖歷落如子美之亂喪東坡之流
浪非意及此抑昌黎辛勤屋廬非喬木之故歐公思潁
歸老無土思之音則造物者之惠我為有餘矣即他日

雲仍磅礴如南北阮東西李所至而適安揭焉推其所以始者固世故之所驅而安其所以存者同適之味也斯堂斯記亦豈不足以貽永久而無不足邪西英本幢橋劉氏居城亦二十年其家君昭叔甫予蓋舊交云

天咫齋記

誰謂天去地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者齊諧者臆之以為怪詭誦之如東西若千里某至某强半纖悉仰而眩焉者信以為厥若有神告不誣異哉言天者

也天日夕爾左爾右之不知而謂其荒且遠若是方之外者于以誕而愚若狂者肆焉或曰若是則蒼蒼者非耶惡而以為蒼蒼耶則吾見其昭昭而已至虛者天也固也至實者莫如天而未有識之者也陰陽日用流動充滿一舉首而參乎吾前一瞬目而臨乎吾上其喜怒變化而聲而形無一有隱于我我日與之周旋而乃欲以耳目之區區不聞不睹者若遠若近以欺之可乎哉繇是有以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如神人焉則亦

其誕我于蟬翳而愚我于雲霧也然則天惡在謂天在爾心自事其心者也猶隱而不可知也吾謂天無不在吾日所見者皆是也陽明者天道也吾晨興而東方粲然四塞之室亦必有一隙之明焉窮居偪仄亦必有尋尺之虛焉仰而瞻不必有接于視俯而視地上者無非天也天在咫尺之間出入游衍曰明曰旦嗚乎曷其奈何不敬以斯心至所在而見之尺地之盤桓無以廣于四達之衢一室之磅礴無以大于大荒之野幽之而鬼

神原始要終而生之說死之故屈伸之情狀昭布森列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遠之而事君冰天桂海如其域
南之尺五所在而如凌紫霄躡青雲玉關萬里無往而
非威顏之在望玉階之方寸地也蓋退而無不足於心
進而無不滿之望以之隱約以善其身以之優游以卒
吾歲以之自律以遺其後人以待夫天之察焉自求多
福在我而已非耶吾宗友字昭甫老屋市閭低徊一窓
取昔人君家近市所得天咫尺語名其齋吾家君須溪

先生為書之而未有記乃為發天咫之義備數義之言依蘇氏三槐之敘敘而銘銘曰

天遠乎哉一仰而足毋曰高高視下于目毋曰茫茫無隱爾伏天之于我如我觀天一動一靜帝臨汝前無地不有無時不然蒼蒼匪雲雲亦何有九關非高九萬非厚于觀于游慎爾舉首

思齋記

東平孫誠子中州儒家少負俊譽所事皆文獻大老所

交多臺閣英流恂恂言行和慎篤敬故前輩親之如師弟子朋游愛之如已昆季館于相門而人不知其為貴客職為元幕而蕭然無異于儒生予自客授臨汀君提綱總府公退無一日不相從談論聞見講貫商確相知為深又七年相遇三山食貧守次閑門教子不妄交往偶訪舊共載同卧起者月餘慨然語我吾名以信而字以誠其為吾齋一言何如予于君厚自不得而辭也抑君之為人于名若字可謂應是二德矣予復何以為贊

予讀中庸孟子於其一字之異若有以得于誠之所以誠者為君陳之則名君齋以思而為思齋記曰中庸曰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子思之言渾涵而有未用之處孟子發以思誠而誠之之旨乃明人之為道為有所依矣誠者天道至一而不雜至實而不偽不必委曲而無不中不假忖度位置而無不合人則安能非不能也為之而有所不可也我與之無心彼不與我為無心我與之行道彼不與我為行道況夫人情

險于山川世變浩于江河金石可入而愚嚚者有不可得而化神明可通而姦偽者有不可得而測彼方捷出而爭馳吾乃守方而執固感之而有不動行之而有不達則吾之道無所施矣所以誠之者思也事至物來揆之于義者如此度之于人者如彼在彼無惡也在此無斁也而何不可行之有以此事上孔明魚水之樂也以此使人東山忘死之說也以此處友晏平仲與人交之善也以此臨民名父杜母之不可忘也以此奉親曾子之

養志也以此齊家元方一門之雍熙也以此待兄弟溫公視其兄之寒饑也以此處同寮子產歎他日見蔑之面而子皮令而後知僑之心也以此進諫觸龍之所以寤也以此處變謝安石之所以全其弟也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行之理患勿思耳彼守正而必為任理而明辨其心豈不誠乎為善哉然由扞格而為參差由勝負而立黨與古今忠賢之禍往往相望于覆轍其後也以身殉之而已一無補于事則竟何益哉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誠而不思誠則誠矣所以行之者有未盡也誠子之審恪其有得于斯乎毋亦予淺之論誠也

春谷記

文瑞於予同姓又世交往又姻親也其醫稱最於吾廬陵城中審謹而有思巧悟而有守居衆中恂恂不眩耀暮夜寒暑風雨赴人急不憚煩遊諸公貴人間不借聲以高視同輩輕車肥馬意氣自洋溢泊如也迺親友相呼必曰文瑞予久客乍歸四坐每稱文瑞爰以春谷顏

其藥室則記春谷曰谷者生生之所聚所以為此春者也嘗聞之燕地有谷居於極寒而鄒律吹焉黍於是乎生是谷者乃所以胚陽春而胎百穀者也由是而勾萌甲拆暢達茂遂紅奇紫巧競芳逞秀而不可涯也由是而荏菽禾穟麻麥瓜瓞方苞發秀堅好穎實千倉萬箱而不可極也其繁衍盛大如此而春意之所肇皆自於此谷已而芸芸歸根木凍地裂雪霜凝沍而九地之陽自回碩果無餘而一氣之春有在是谷之所以生生不

息往過而來續者無往而非春也夫茲谷之所以得擅於此春何哉豈無高山大川而不足以蓄此春豈無窮林喬嶽而不足以養此春蓋谷者以不爭為郛郭以能下為方隅故老子曰谷得一以盈又曰知其辱為天下谷彼其所以遠於春者魁然以為大放焉以為驕故也是則予以春谷為文瑞稱者豈不與其天性近耶且自得以為春者未有如醫之為可樂也與一藥一病愈彼病者不可測而吾藥有常驗是不可謂我非春也耶不

亦可樂耶昔有仙人董奉善醫其愈者人種杏一株每杏熟時隨買者實穀取杏去有虎監之稱為杏林夫杏有開有落有密有踈方外一壺之景非攬萬象以為春者也美哉春谷吾願與子相倚於歲寒

養吾齋集卷二十一

元　劉將孫　撰

記七

羊石山記

天高地下與神明具焉微顯闡幽森羅布列惟其不可測是之謂變化而或者必欲人知而後謂之神於是推大道之初惟皇上帝之尊顧皆胚胎孕育與世人等至所稱謂紀年運刼類取後來者屑屑傅會以為奇乃大

不信天與神同出而神與仙異故仙者可人為之而天與神皆命於氣若炳靈而星載祀而鬼或精貫而魄殭亦莫非氣之所為惟其氣之剛積物聚者有久近故其神而明之者亦隨之為盛衰消長吾每讀經文碑記始末揆之傳輒不合往往以其不可誣者自誣之以為欺可惜也嘗經章貢至江南祠下見古碑記神之所由興曰石也靈自漢以來予慨然曰信夫其亦異夫必以人實之者矣今復得永豐沙溪之羊石通天之神而記之

乃與江東類蓋喜聞而樂記之以其無僞而可傳也永豐邑南為沙溪去沙溪又二十里餘有山聳焉與沙山對峙沙山者固有神居之玆山為羊石有三石色正青高皆丈餘其一最高儼然如參列其鄉之人祀之不知幾何年矣而未嘗於祀典廟有泉注可百里旱輒大湯禱雨者汲以歸雲雨隨之疫癘魑魅之祈應如響或不敬雷動以威近年逾歲其父老謁記夫天之精氣常為日月星宿變為風雨雷電地之精氣水為江河湖海山

為石皆若有物焉主之惟其亘開闢之初與天地同生而人無得以具具者意之所鍾者異故不可以名求不可以跡執其所繇者不測故無廢興無代謝彼托於人者其積有自則事有時而窮亦與人世之代遷者等嗟夫山川之氣與天地之道一是何可涯哉吾故原始要終通其故言之既以寄世歎祛衆惑而茲山之靈方興而未艾者且益有聞乃復為迎送之詞以授其鄉人以竢于方來詞曰

蒼蒼兮何年有宇宙兮此山上華蓋兮台躔班參立兮齊肩中峰兮魁然兹山之民兮而子若孫天門歸兮神能言泉泠泠兮為雲雨横野兮下秔高黍山無魑魅兮野無豺虎牲肥酒旨兮坎坎伐鼓彼捧揭兮忽其來去山之峙兮千古歷千古兮福兹土神寧歸兮其所

栖碧山房記

太白天遊神縱麾斥八極何山何地可著磊磈顧獨有栖碧山之問答將求太白於山乎山者不可知也抑求

之山之外乎而太白固在是間也其不可以他求也毋亦桃花流水境適意會别有天地未嘗不在人間而非人間者亦在是矣則是碧也豈不往來吾目中耶而皆非世間意也新塗多佳山水平遠而峭拔盤旋而磊落乃萬山中一水縈廻坐挹清曠盡得奇趣為龔氏居舜咨光霽灑落又足以稱之位置園林不廣不儉而有爭流競秀之景池環徑繞俯亭仰閣中為堂曰棲碧山南而仙女二峯秀色縹緲荒祠古木其下悠然貽王茅屋

之感西而太和玉笥聯嶂疊巘茂陵歸鶴寧不與飛雲氾濫是間羊角三峯玉立如笋為之北問洞天溅溅何能及此清峻溢山十二如巫雲錯落為之東未知錦屏何似而使人應接不暇風月不減剡中也客有過予而鋪之歷歷高下疏密之狀雲烟開闔之變予聳然如昔所想見於太白詩者焉客為舜咨請曰願記之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非耶山之蒼蒼其正色非耶惟其蒼蒼而猶不可極正色而不得其所以名故出於碧碧者色

而非色者也天與雲也則然而山都之他不得以與於
斯也水之深者亦有似者矣然狎而玩隨物而遷也江
之春則有彷彿焉者矣然暫而象不可得而常也天之
清也有時而山之色然者無間其弄姿浮嫮名山喬嶽
有不得與者矣今夫山莫尊於岱宗雖亘齊跨魯而青
未了也然峻極而雲霧藏髙薄而雷雨半不能使之秀
眉嫵而螺髻列也江湖間之負特者莫若廬阜矣固翠
掃空而天浮嵐然烟出焉而紫瀑畧之而白亦不能使

之朝隮而歸萬古之青夕歛而凝千尋之黛也山雖縱橫竒秀近而即則亦使人意廢彼之鉅麗者何顧不若哉高深之連綿或奪光於日月而居遊之向背有轉側於峯巒茍得其要寸步之所攬可以薄雲氣而羞蓬萊秖繫其逢一目之所加固足以駐流光而凌倒景蓋彼之碧者如神之形而吾栖者亦情之所寓吾栖吾於太虛之中而碧媚我於萬象之外夫謫仙之仙者固在是矣而曰山之云乎嘗試徘徊堂上暉陰不動入眼清新

染不能逮客欣然賛主人曰微斯人誰與領此主人亦命客曰與客共之是閒是樂則必有分矣而栖者誰耶予未嘗至其間而安知景之竒與栖之樂我知之太白也客曰美哉是堂是山宜得是記乃書以遺之

長沙萬卷樓記

近數十年幾不復聞斯文傳説嘉話當興運不宜爾豈海内無好事者寂寂至此耶一日聞長沙新有建萬卷樓藏書如其名者豈非偉特風致可流傳誦詠者哉又

久之問知樓主人為前管軍總管張侯使人想見湖江之上嶽麓之外翬飛照郭馮闌落日端非絲竹莞絃之娛牙籤插架臚列山積清風佳客考古訂今恨不得身至其間徵異書讀所未見即寄聲內交不啻足跡矧以筆墨附託其間者乎張侯為廬陵來馳盛暑走四境一無他求獨搜書問帖致楮君摹子墨閒過予清坐未嘗雜言評鼎彝款識商晉宋筆意品畫格甲乙語日晏啜杯茶去如有得色予於是又有以識侯之為人其心誠

好之如此也也且别以樓記為屬是惡得以淺陋辭或曰書至於萬卷多矣備矣不可以有加矣予曰傳有之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天地者形之大隂陽者氣之大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可也夫知道者之論天地隂陽之變化猶若此况於書哉有載籍以來以至於今其傳其不傳雖萬又萬不可計而自今以往即十倍百倍於此而猶不可知也彼號物之數之多皆一定而不可易者又不得與書比

也字之初也起於數由數而為字字而卦特八而止耳天下之字無窮而日用可見之文者極四聲不過五六千字止耳又推而奇恠恢詭神化理造亦不過加之二千字止耳皆八之所生也而此數千字者自聖賢經傳諸子百家史策書志圖牒文義稗官小說詩詞記載何但什伯萬億其不傳者又不止此而方來者復不可計也書所以載道一言而可以備天下之事盡天下之理者道也道裂而揆之事事叢而析之理至於理而文繁

故書至於萬而不可極者理愈極而愈亡涯也其亦不得而已者也嗟乎書雖以萬數而必通於一彼謂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者未嘗知書之用故也彼以椰腹藏萬卷而芥子須彌之喻見困於異端者求多於書之外者也書至後世愈多刻本至近年愈盛而學問事業視古人愈遠則夫覽於此者其亦有興懷者乎俟以豪傑之資兼文武之懿蚤退閒居曠懷博雅不為齊雲落星之攬風月又不為秦青徐白之貯歌舞所以與賢者共而

遺其後人者有餘矣方時清平文治日盛講同而合異彰往而察來善人多而才輩出其必自茲樓始然則斯樓也豈獨斯文嘉話而已哉侯名用道字夢卿真定世家人稱之曰簫齋

停雲軒記

雲者行乎太空四方上下而不可知者也偶然而遇之見而不可得也徘徊於我若可以得之矣倏然而不能留也惟其可見而不可得若可得而不能留所以悠然

而在人目去矣而猶思遠矣而不能忘為之精神飛越而常不能以自已也雲之妙固如此而朋友之可懷亦在是矣昔淵明於柴桑栗里之間周旋義熙元嘉之際感念四方親友之不可見而時雨之濛濛平路之伊阻重觸于中賦停雲之詩以見志後之君子厚其誼而慨其心因以志其景慕者焉廬陵井岡高氏貴逢父學詩篤厚扁其讀書取友之所曰停雲軒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其佳子稱志翔雅致清吟交友稱其詩興趣有

古作者之風自號雲間可以知其志已幹裕美大子又讀
書停雲願有以記於是停此雲者既三世矣嗟乎淵明蓋
欲停此雲於北牕之下而不可得者也而是軒也固久
有之如此知此雲也深則雲有可言者矣今夫雲有縹
緲而輕盈者焉有蒸滃而綿密者焉有奇崛而變化者
焉有深沉而鬱抑者焉其為雨也有沛然而傾倒者有
油然而遲迴者有漠然而偃薄者其為晴也有依稀而
開豁者有奮激而滯遏者有發舒而澹蕩者雲之態亦

多矣遠而望企焉其將以有為近而即睠焉其有以慰於所見浩浩乎予思南山之來謂當宿於吾簷而風離之者有之矣娟娟乎予懷西山之爽必可卷之以吾簾而日鑠之者有之矣我有意於斯雲雲亦豈無意於我或雨求而不相值也五合六聚而不之齊也雲之可感者亦何可勝道哉是軒久矣其沛從龍而為雨者維其時矣斯四方之望也抑容之來此軒者豈不如雲哉夫豈獨客友朋猶是也人物猶是也文字亦猶是也今古

亦猶是也吾為此記使來者讀之躊躇而四顧矯首而
遐思亦必有俯仰而三歎者當必憮然曰是知雲貴
逢號逢逢齋一門固多可人先後館多多名士

竹齋記 原注為閩縣朱尹作

晉王子猷呼竹為此君曰不可一日無此君夫豈獨賞
寄之名言哉竹之在宇宙間實如此也且以四時言之
春雷蟄驚萬角戢戢未幾而拔地以起轉盼而琅玕如
林生意之盛未有過焉者也炎風暑日鑠石流金穹林

高樹傘蓋僅蔽若乃蕭森連畝望焉而心凉踈明極目入焉而意銷庇之而不晦冥倚之而不叢脞清陰之無得加焉者也凋梧悴柳望秋先零寒露凝霜届候靡爽青青者特立而愈秀楚楚者抽潤而逾長勁氣之磅礴又孰得而逾也山空谷静歳晏年非風能摇之而不能損其一葉雪能壓之而不能動其一枝而侵雲之千尺聳壑之百圍有枝披而幹折者矣晚節之高堅槩無得而與於斯也人有常言曰三友抑松之始也跋於牛羊其

出地之奮不能如其勇也梅之芳也未離乎姿媚其絶塵之標不能如其潔也然獨盛於東南而鮮出於西北故徂徠之松新甫之柏閟宮清廟乃專棟梁之美而淇澳之菁菁璧圭金錫僅以像君子之德擁腫之樗被麗之櫟當塗横道亦或眩匠石之顧而孤竹君之表表氷霜鐵石惟足以著君子之操抑所以使人懷思而不已顧望而如不及愈足以增其暉而惜其遠者正復在此而竹何求哉武林朱君累宰巖邑政聲方洋少時即斷

大獄與宰士辯曲直所歷皆人所避處鋤奸去梗不吐不茹殆所謂偏能治劇縣者士民之去思臺府之剡列刻成集而播盈路者固所在而是豪強之蜮中官權之鷙側朝加膝而夕墜淵者亦不無也然君直道而行中立而不撓知行其素而已抑他人有君之一二當橫飛軒舉而君猶淹鬱以在此也愛竹名齋問記於予爰寫竹之不可無而寓不能不為竹歎者於此而君之志亦於是見矣齋前日永清風悠然楬予文壁間閒居坐嘯

有觸於懷當必對此君一笑惟我與爾有是夫

竹齋記

植物之貴重者莫如竹見於詩易禮記之書異於凡卉尚矣世之人亦知竹之可貴重也甲觀大圃培植相向叢花茂木俯仰映帶以資游玩之娛譬如元夫鉅人大冠長劒而與貴介公子接膝綺疏華燭之側將重之耶抑溷之也嗟夫世之知竹者鮮矣暨陽王元章以竹名齋求記於余余家抵暨陽不百里而未嘗一至其處不

知所以記元章出畫卷示余蒼巘斷橋中無雜木茅屋十數楹蔽著篁竹間指曰是所謂竹齋而求子之記者也可記以不嗟夫元章真知竹者非耶古者燕居之室曰齋有取於祓滌自潔之義元章居是齋圖史以為師起居不肆冠珮嚴整出門四矚清風凛然如接畏友遠去而不忘必假圖畫以寓其心目元章其真知竹矣而余何能記然有進也君家內史脩褉蘭亭脩竹之名聞天下竹以人重也子猷事業不多見徒以愛竹之故世

言竹者必徵子猷人以竹重也元章齋居求志業日益就使過其處者相語曰是竹齋者王元章讀書之所也餘暨之竹將由元章而重矣士患無志耳有志而無成吾不信也

夢庵記

吾名吾女所為吾壻蕭德叟之庵曰夢庵而為之記曰人世皆夢也抑夢有幾有夢而祥者有夢而誤者有夢而無所損益最下不祥極矣即夢而祥如昔人所為黃

梁之熟南柯之醉一世不足滿於一覺而況於忽焉而聚儵然而散生有遺憾没有餘痛曽人世常理不少遂者豈不可謂之不祥耶而或有以為天之所畀者矣彼自以為祥而以物理視之皆不祥也雖欲化為松柏其魂魄猶不平也凡所以為是庵者亦以平其所不平者耳而猶懼其不能守也則人事亦多故矣東坡捨畫於佛寺畫何足有無佛寺誰適為主而坡皇皇然僧守鬼守之不足至以為奪此者比於廣明之巢賊而亦不能

保其無廣明之刼然其心不亦可悲也哉吾記夢庵載其贍庵之田如干而明以告之夫人者曰此天地閒之不祥夢也孰有年二十而死死而無子者乎孰有歸良人有子而不能育以有待者乎六極之最不幸曰凶短折而無夫無子居天民無告者四之二此屋也為凶短折之所舍而此田也天民之無告者無可奈何而託之此也其誰忍取之何所無田何田之不可有而攬是不祥者而已有之亦且復為此夢也而可為若願之耶盛

衰成敗未有不相尋也彼祥者亦復幾何封君之澤子孫之衆再世以往則罔敢知況於是區區者特以其不祥不忍而懼來者或蔽不悟也嗚呼吾言悲矣其孰使予言之而不獲已至是耶然亦可以動心矣是田所在曰小坑曰山下曰田南曰舍前曰黄竹坑曰名省曰西江下為石百數歲以贍守庵者若香燈與其忌日之供庵為屋再疊是為虎溪蕭充遠之夢庵悲夫大德乙巳臘朔記

此山中記

東澗既築靜庵以妥靜寄乃前樓而名之以此山中蓋所營歸休之藏與先父母之丘皆此山也名之以此山中樂其慰於心而盡於責而他日之得以相從於此也嗟乎人生欲適其願亦難免初志之蹉跎成説之契濶古今賢達每有此恨馬伏波感飛鳶於浪泊之外坐念少游平生語欲鄉里守墳墓渺其何及是固不得以歸此山者也東坡出蜀萬里晩年欲歸眉山不能遂他日

子由年八十老頽作遺老傳乃曰以是累諸子矣竟不得如志是又可得以歸於此而無與歸之者也宇宙間惟此情最苦最真望白雲而思吾親之在其下是雖人子不忘之懐若倚門望而不至則倚閭而望之親之所以念其子也有甚於子者矣九京而可作吾將誰從使得先大夫而從之豈有憾哉仁夫東澗於其葬親也必慰於其志必安而後安其自擇於山林也又得與二親東西而相望則東澗之願不旣遂矣乎兹樓顯敞山奇

水秀松楸在望輿至登臨賓從聯翩子弟能賦思昔人欲故山而不可得乃今近而在鄉井之内繇是曠然於宇宙之間如化人修士之閲世耆福方益遠四方傳者聞此山中之名其孰不悠然而三嘆曰樂哉斯丘東澗又於此山得吉以為其中饋兆婦姑相望如瀧岡是皆難能者

涯泳記

三山陳惟志篤學好修居後隙地有池泓然作亭息遊

扁以涯泳往亷使西臯趙公為書二大字問記於予或曰是池爾何深何涯予曰不然而所謂涯者必江河之大而後有之耶吾隨所遇而樂之亦安知是水者非天地之涯也哉而何小之有涯泳云者以聖人之道言之也道無大小得其趣者無不可以自樂也泳者游之而可樂者也游而樂未有其若涯者也今夫江河之大也溪澗之細也稍涉其深浪波之沄沄者有之沉浸之浩渺者有之風濤之洶湧者有之魚龍之出没者有之雖

不然犀而照怪亦無敢狎而翫也雖不索珠而潛淵亦無敢狂而戲也其可樂而泳者惟涯乎淺而已離乎岸深而未至于厲也波餘之所及可泛而臾猶載浮載沉無適而非所以自娛也取之左右逢其原緜此而深造不舍晝夜無入而不自得也若泳于斯者亦何以異哉水此水也樂此樂也一勺之多比于湖海之磅礴半畝之鏡孰非天光雲影之往來凭之而徘徊焉對之而優游焉升堂而入室得其門而入縱觀于宮墻數仞之内

躍然而觸于心喟然而如有所立是則吾之所以有取于泳而泳之所以為樂趣者惟志其有得于是乎遂書以為記

古塘記

浮光楊侯平仲以其母方夫人古杭新阡之地名曰古塘俾知友詩之叙之如自號然暇日謂文學廬陵劉將孫曰子為我言吾志嗟乎侯之志可謂古矣凱風寒泉之思反本之悲也梧圈遺澤之感終天之懷也夫皆托

於物者也古之君子無所往而不孝孝無所往而不通
雖一草一木之愛孝之道在焉況吾身者親之身也天
地間所以相通者氣而已人之一身呼吸運動猶可以
變陰陽合神明而況于母子乎吾身在此即親在此吾
志在此即親之志亦在此四方上下而不可忘者志也
去之千里萬里之遠以及百年之久數世之長而如將
見之如聞其聲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志也吾親之
體魄托於是聞其名如見其處而睠然如其平生思其

笑語思其起處不知膝下之遠而及泉之隅也夫亦惟其心之所在而已矣故一膜之爾汝有痛痒之不知而至誠之流通雖異域而心動地下之望有切於地上者矣士大夫未有不離其親戚墳墓者也望雲而思親有觸於目者也嘗羮而念母有動於中者也夫人之情少則戀父母從仕則志於功名雖罔極之哀終身之憂既久則如常矣既遠則忘之矣若侯之茲志無日而不如在望也無往而不在念也斯塘也在湖山佳處僅一嶺

隔演迤百頃渟深涵蓄赤壁踞其東方山屹其西高亭
峙其北高峰望其南穹林茂蓊清溪盤澗四山回環一
水之玄草堤柳岸依約隱映昔者不為園圃之盛麗若
天留以慰孝子慈孫之心者侯周旋兵間自丁年至于
白首固嘗南出谿洞猩鼯篁竹間崎嶇往復此時之不
忘親惟一心焉耳今日耆年終養擇勝卜阡三釜之祿
既及於親五馬之貴復輝於後是母是子斯名斯志亦
可以無憾矣亦豈不可美傳矣夫侯篤實忠厚其發于

天性每如此今為宣武將軍縣福建銀司提舉授同知汀州府事名和喜讀法華能以為躬行者福壽盖未艾云

雲壑記

河間孫侯丞廬陵有政聲邑之士多稱雲壑盖侯所自號以此有問於予者曰壑之義何如予曰孰不為壑小言之則穿地以往一澮一曲者皆是也大言之則合山水為谷谷之大亦無不有也等而上之凡虛而為容者

無非是物也天地之東有大壑焉百川之所歸而不知其所往彊而名之曰無底之谷則海特一壑也四溟之所浸萬山之所環日月之所出入方之外者以為四遊方之内者以為九州外復有九而中州者特寄浮其間則天地亦一壑也壑不可以限量計猶雲不可以變化測蓋一言而可以盡其理者宇宙間無非虛而生生者皆虛之所為也今之言雲者特見其出于山布于太空澹者濃者矯者子者蜿者隱者窪者突者離者合者也

者族者冥者迷者則曰此雲也其飄者如龍游騫者如鳳舞如獸而相逐如翼而欲翔如錦炫機如花合障如枝如葉如廬如幕如車如騎則曰此雲之神也此皆其散殊之後隨物之所遇者也蓋嘗升高而望而得其所以藏於茫茫而興於浩浩者而六合之內外蓋可睹已試四矚而求之凡山之拱抱而有間者其烝烝者未有非雲也東者如炊而起西者如湧而勃騰騰者如炷而達卬卬者如列而張壹不知其誰之為而天與之為一

此皆雲之專壑也又上而下觀焉昔之平田者初則芊芊綿綿者如野烟之聚稍高則已如陶墟之紛紛杳杳久則如霧矣又遠則渾渾而一白莽平陸如化海是又雲之大壑也而下之仰高也亦如之使有化人乘飛車而觀之壙埌之外鴻濛之表則無往而非壑亦無往而非雲也雲何心于藏壑何意于為雲哉盖天地之元氣為雲人者日在元氣之中如魚遊于壑不可以無此氣而豈但為晴為雨之謂哉人事亦猶是矣于是聞者

爽然而起曰美哉吾乃今知雲之理與壑之功侯之有取於斯也其所存亦何可極哉侯固中原故家先府君貳常德總府時昆仲七人皆列仕版孝友篤厚多雅致為廬陵屢被憲檄按外邑雪冤滯修學校倡修魯公祠用意深遠吾友王元用言雲壑清修豈弟于閒居聽輿人之誦如元用言侯名世顯字彥暉云

養吾齋集卷二十二

元　劉將孫　撰

記八

湖山隱處記

西湖在三百年前特隱者之所盤旋自坡公築堤種柳遂為遊賞處自過江京都宮闕遂成富貴窟然三十年來烟雲莽蒼雖舫嬉如故而感慨係之豈無山水佳處著方外遊踪顧昔之覽者意豈在是後之來者去而他

之山水依然吾意造物者亦厭是久矣且復如其初使
髙人勝士得覽而有之固其所也而誰與領此僊翁釋
子方各治公事而名山大川類光寵過人間於是東南
無隱處矣況湖山間哉水雲汪氏盛年以詞章給事宮
掖如沉香亭北太白中歲從八駿宴瑶池如奉天陸九
鳳翔韓致尭燕雲朔雪抱琴來歸如還自會稽之庾肩
吾繩橋棧道使禱羣望又如乘槎之博望侯於是棄塵
事稱道人復尋古杭舊築於豐樂橋五步外作小樓五

間上題湖山好景紫微史公書也下題水雲隱處本心
文樞密書也樓後船亭十一間本心公書西湖一曲在
焉乃昔者奉親所其址則春谷趙卿所昇者船軒回環
刻諸名士櫂歌十數末已請記水雲隱處指點虛無結
契以示予真復恍然如再至其處則為之記曰此疇昔
盛處也南北兩峯在紅雲島嶼間所謂飛龍而舞鳳者
也盡船來往此禁籞邸第所不能得見臺觀登而杳茫
望者也右而斷橋之曲折大佛頭之奇詭西太乙四聖

之先後第一橋之風月此穿紅繞綠塗金湧碧宮省領而禁旅衛者也左而萬松籟之欝蒼湧金之出入淨慈之岧尭隱約第六橋之烟浪此畫圖屏障摹寫勝横斜高下而不能盡得之於筆墨者也在他時為隱處得乎若昔遭逢隆盛尚方加賚貴公名宰分地題顏亦豈意為今日隱處哉水之今昔不見其改雲之來去邈不可留俯仰對之得無有觸目而興懷者乎何所獨無芳草兮何懷乎故宇抑吾聞之大隱朝市若茲隱處又以

朝市之變而隱者也隱者誰獨無其意哉固有不可隱與不得隱者矣馬上之去笳遼東之化鶴雖欲隱而去之得乎憶開天者想月宫之遊疑巫山者繼陽臺之夢雖欲於此而隱得乎若水雲之隱也則閲其常也如水之無味玩其變也如雲之無心潜與泊相遭而晦與明不異逍遥乎四方而湖山無不在目歸休乎四望而宇宙之大總不出几案間是足以隱矣嗟乎却後百年徘徊其處者觀於予又以悉水雲之平生其亦可永慨矣

乎抑但以為觀覽之勝而已也雖然水雲不與知也水雲名元量字大有其家尊名琳字玉甫生甲申於今八十一七子明白燦逸清遠皆從元水雲其三各取號於水以月天霞相玉樓為序與中峯鳳山散人俱稱其競秀如此宜水雲之得以遂其隱也

自有樂地記

宇宙間樂地往往人不得而有彼非境則物人者適寓其間樂其樂而彼不與吾隨則固安得而有之也况夫

山水之雄傑本不預人事雖如歐公於滁東坡於百步
洪自以為樂矣然或內不得於意而外託以自寬談笑
之中有景景者焉燕酣之外有鬱鬱者焉地與人不相
屬也若乃揚州明月特歌舞之聚蚊山陰莫春慨風流
之過隙一往而今昔非重尋而時物異境則依然而誰
實有之至於物則尤不可常者也鈞天萬舞樂可以忘
生而夢之所逢境不可以更索牛山四顧樂足以極意
而情之所遷歡不足以勝悲地與物不與謀也厥或金

谷去來笑石友之安在燕樓俛仰賦紅粉之成灰當其作調於千年何但娛志於一餉若是者豈非已有而竟莫之有也然則樂地果不得有乎蓋有者不以境而樂者不以物則我之所居有餘地矣簾垂而塵遠語渴而茶香辟晝可以卧遊書籤可以神悟不必理登山之屐具乘興之舟而樂亦不可名也浩歌而風雪飛長嘯而鸞鳳合長前少後意行心會浴沂舞雩不足以慰其暢也山晴禽哢天清蟲吟洞庭雲和不足以喻其適也矧

清風而親友來夜雨而兄弟集寤言一室之内周旋萬象之觀婉愉而無媿辭說豫而無餘憾北又閨門之雍穆天性之好合是地也雖強爭力奪不能以侵其疆雖巧傾智漫不能以闞其域雖塵昏路阻亦不能使之分且裂也謂非我之自有也可乎吾廬陵曾氏文章禮法家也以立又特建其志以自有樂地名其堂乃本之人心察之事理以語之不但指名教而言而名教已具是矣

半隱記

永豐鄧聖任屢求記半隱於我半隱其自號也或曰隱可半乎予曰古今固無全隱也巢由之隱古矣而其言其跡與被衣老龍吉者傳之後世語之當時竟亦與立功立言者何異於是塵埃之中想望之如不及山林之表咏嘆之為無涯則其隱之本心不免於以名未必不見笑於綿上之老媼也而好事者遂從而傳隱逸傳逸民傳高士熾然而起隱然與史冊同其流芳而夷考之

而有所不盡然也則遂壹反之曰大隱朝市嗟夫棄人間之樂從物外之遊所求何志所望何事毋亦自放於烟霞稍遠於名利寧不有可諒者乃猶未免於責備不亦可悲矣乎以是言之雖謂古今無隱者可也人不能高飛遠舉不能不在人間四皓商山隱處政在長安不遠一日安車聘之即隨之而起入侍稱觴功叅良平是半世隱而半世顯也嚴子陵富春釣臺則臨江當道又非他深窔比服羊裘以自異後來鄴侯辟穀名山所願

如子陵客星之動天文則子陵之隱又以半自表鄭侯之隱又不能以半也約畧言之聖任得處於其半亦足矣天下事未有如半之可樂也莊生有言緣督以為經斯半之說也仕不仕之間可以玩世飲不飲之中可以全生此隱非隱之半真足以存我也浮湛娱嬉以為混亦可蕭條散朗以為達亦可黄埃赤日視之如青山白雲石田茅屋處之如通都大衢至是則半隱者無往而不遂亦不待隱之迹矣聖任方事親授館盛年非隱之

時所謂半者有其意則於人間世非厚望而我之踪跡亦得以自藏矣昔有過深山中見隱者自云五十年不出戶明日乃遇之市問何故則曰有事使人疑隱者皆若此半隱固日與人相從也但相遇呼半隱則對曰諾是真半隱矣

蘭友記

人皆謂蘭為離騷之君子靈均楚鄉故所好尚采擬在此不知蘭固天地之嘉草聖賢比物之志百昌之芳不

列於易而同心之言乃有取於蘭吾夫子弦歌杏壇之上浩乎天地不足以動於意而獨於猗蘭有感焉蘭之國香其表表著見於千載之上者如此豈必以靈均重哉予為王君植翁記蘭友植翁清修雅持取友於蘭爰舉蘭之盛者以大其所友且夫友也者友其德也芳深翳密幽遠自好蕭條山澤之間不即人而人即之此其德也徐孺子龍隱於西江謝安石鳳舉於東山出處不同而一時之所植有相似者是可以言德矣友者莫逆

於心者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耳餘以利王貢以市豈所謂友哉澹蕩邱壑之姿傲兀風日之操其清也可玩而不可褻其香也愈遠而愈不衰郭大業追逐羊叔子三日不能已劉真長清風明月輙思許玄度十年人物風致如此適可幾許是則可以言莫逆於心者矣此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此所謂薰其德而善者三友之歲寒清則清矣而風霜孤高潔比於華子魚之獨坐風月之與居山水之與游高則高矣亦如烟子霞子稱

於太白藐乎與人無與也茲蘭也未嘗不在人間亦未始非耳目之近矯然而如遠悠然而若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則與之俱化昔人所謂經時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復生友之有益未有若此者矣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堦庭間封胡羯末他日淮淝事業所立揭揭為世道重此豈風流之晤賞襟度之清適哉豈曰友之云乎至是則與蘭友而我為蘭矣蘭不止於知心而且見於用世亦茲芳之遇也

如心畫室記

黄庸之濬發天巧自得成趣不錄師傳丹青水墨花木竹石禽鳥人物神鬼仙佛圖障山水目過手就無不滿意又工傳神老少妍醜雖童兒不問知為誰何以如心名其畫室而請記焉予曰道與藝一也未有得之於心而錄師傳者非其至者也傳之於人者無非效人者也於吾心何有哉倣人者極於其人則無以加矣心不可極藝亦不可極也故善教人者必旁喻遠引待其困

而忽悟然後驗其然否徵其淺深然藝成而下所自出者必不能以大異何則所以傳者不過是物也書畫一也自昔以書擅稱者未有蹈襲者也章草興而至逸少若無以加矣而素旭之倫以及滄浪山谷化未有已也即畫言之顧虎頭之筆謝安石以為蒼生以來未之有然不聞虎頭誰歟師者周昉後來兼能移人神氣情性笑言之姿同時韓幹僅得狀貌至昉不必師虎頭而精入神品傳神畫之一耳其高出且爾況畫之理何可既

哉莫神者心也莫巧者心也心之所向必求所以如吾心何事之不能而何能之不妙哉矧畫物求其似而已粲乎吾目者横斜高下皆吾畫本也參乎吾前者精神談笑皆吾畫意也得之心應之手心欲其似而手如吾心以吾之心為彼之面吾既如吾心而彼面豈有不似者耶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吾之心則一而已吾心之一必欲其如不變於貴賤不改於清濁眉目此眉目也顴頬此顴頬也一體有一體之動一面有一面之韻吾

神遇其趣而道攬其英吾所欲如寧愚其不如吾心而見者亦以為甚如彼以之厲妍媸者此心也以之點阿堵者此心也以之經營慘淡者此心也以之臨摹點染者此心也貌萬不同而吾一欲肖之心境異而物殊而吾一必類之心若此者固非師友講之所及形迹踐之所進也是以吳道子學書不成而攻畫或謂僧繇之後身盧稜伽一旦筆力忽似其師知其精爽之已盡豈非心通而解提者與造化同其倏忽師承而積學者雖超

詣不過極似而才力俱竭矣以此言之畫之生意不可盡者心之生道不可得而測也昔東坡作畫說載子由之言以為鬼魅易工而狗馬難好固以為至言而韓非子已云然矣虎頭嘗云人物最難其生動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此又非坡語大畧止吾為庸之記如心取其所自得者甚言心之師勝人之師而古今名手之所自出者皆具是焉予嘗於名畫記喜其一言曰書畫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此心說也夫為如心言推之

於學問則大有説矣獨為庸之精藝歴舉予之所得於畫之説者以表庸之之心當徐熈畫盛行黄荃遂作脱骨氣韻逈出熈上夫固非黄氏家法耶庸之廬陵城南人年方盛進固未已

菊隱記

人未有不有所託以隱者也山林朝市各繫於志之所存花木山水亦寓於興之所適乃或幽閒獨往之懐功名餘事之樂物於物者固然而不可易我之為我悠然

其間者夫所以寄所寄也東籬婉娩高人物外為千載之盛德自靈均芳餐仙露而柴桑依約之味南山徘徊之情寥寥乎相望於宇宙景景乎壹往為襟期可以為至矣孰知老圃秋容寒花晚節收斂彛鼎絃歌之神功晝錦相州之事業何所獨無芳草而獨懷乎此也於是所以華此菊者不但隱者之所盤旋鉅公元夫亦浩然俯仰而隱是間矣稱菊隱也維舊或曰是方嚮用於時而何必於隱松栢之姿而梁石之望而何愛於菊予曰

不然大夫生世豈欲為隱哉寸草而春暉拱把而干霄
天之所以厚其成者固所以降是任也厥既培植敷腴
之昌於逢珪璋特達之與於時而顧曰吾隱豈所以靈
承天寵抑隱之意不可以不之存也留侯不願三萬户
欲從赤松黄石之約謝公功成名遂而慨然於東山海
道之歸隱之迹終南之佳處或以為仕宦之徑隱之心
金馬門亦或以為避世之地也六一公以其一者隱於
六物之間不隱之隱隱之得趣物特寄焉而已濂溪以

菊為花之隱逸與蓮之君子並而牡丹之富貴鼎二而三東坡以朱遜之取黃為菊之正色稱美之為正人況於適隱之興其深有意於菊者襟懷趣味可知已吾記茲隱若隱非隱秋英佳色宛其矜麗不知菊之有待於人歟人之重此菊也見菊也如見人見人也如見菊舉杯一笑而仰彭澤之高風咏安陽之盛事為斯菊顧之者未渠央也

風月吟所記

清風明月在宇宙間無處不有獨無能得而專之漁夫樵父江中山外可以有之矣而其人類非能言者解賞惟騷人墨客邂逅傾倒以其一言直為千載風月亦賴以自壯斯其所以為吟所者歟古今稱太白子瞻飄然如仙而二公之得意語正在風月間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者太白之神情猶可想見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者東坡之淋漓放浪固如在目中也此風此月千古常新吾

吟吾所絶塵奔軼二仙者精意浮動吟風弄月如將見之陟青雲以汎濫遊兮悲古人之不吾與雖然苟有其意亦必有以異於流俗者矣萬安祐聖觀道士蕭獨清以詩行四方為名公先進所稱嘗提玄學西山滕玉霄大書獨清嬾拙人予之徑遊廬阜又繇此遨遊四海意未慭也以風月吟名集山房扁風月吟所要予記抑風月也在此所外子以吟得而所之者幾何而所之外無涯者又孰得有哉誰爭子所風月惟無邊故不可盡

將在在皆所而何特是間雖然東坡有切月批風語吾亦為予試新發之硎清心還近道涉世即多憂甚本色能如此容不自是故吾非甚有往復流水落花何處鶯聲飛過垂楊不深不淺予約畧著之所見無非風月者自是而無全風月也則是所也得其所哉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